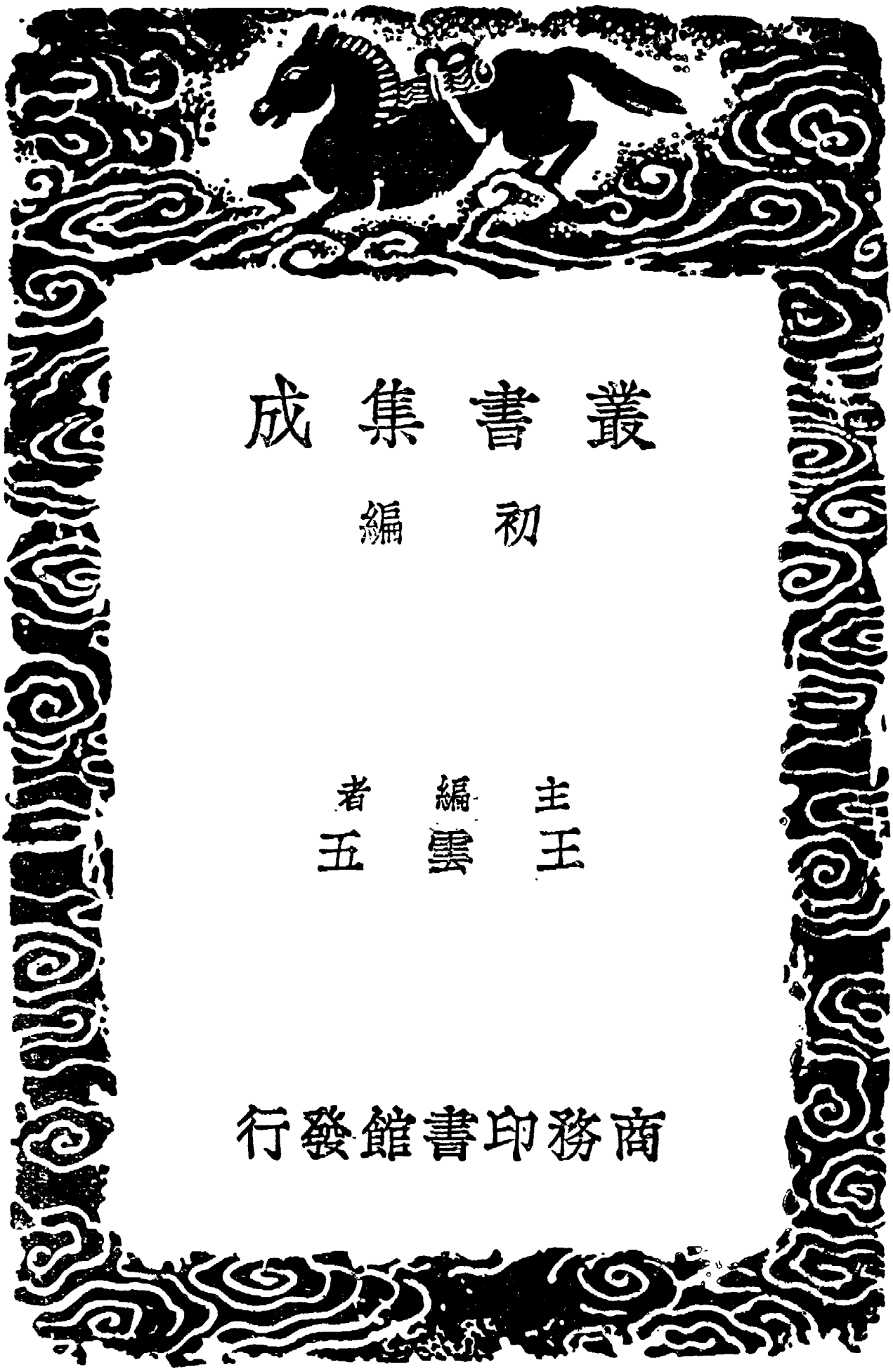
學齋佔畢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齋佔畢

史繩祖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稗海及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稗海本一卷乃纂輯者且作沈存中纂大誤百川學津皆四卷本百川宋刊故據以排印並附學津本所載提要及張氏跋識於後

四庫全書提要

學齋佔畢四卷。宋史繩祖撰。繩祖字慶長。眉山人。受業於魏了翁之門。了翁鶴山集中有題史繩祖孝經一篇。卽其人也。其仕履始末不甚可考。惟陽昉字溪集末有其挽詩。結銜稱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齊郡史繩祖。蓋奉祠時作。所謂齊郡。其郡望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其中如君子懷刑訓刑爲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以凡事物之九數皆爲乾元之九。以禹於周易直鼎卦。以至解黃庭堅詩、譏蘇軾之類。皆失之穿鑿。又如譏杜預註左傳誤稱逸書。而不知古文之晚出。謂市井字出後漢循吏傳。而不知本出國語。謂雙聲詩始姚合。而不知先有齊王融之類。皆疎於考據。然其他援據辨論精確者爲多。亦孫奕示兒編之亞也。

而多其訊也。君子之學。思則得之。故中庸謂博學而謹思明辨。語亦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凡讀書有疑。隨卽疏而思之。遇有所得。質之於師友而不謬也。則隨而錄之。積久成編。弗敢自是。而亦弗欲自棄。蓋欲告諸同志而共定之也。故裒爲一編。命之曰學齋佔畢。覽者亦可見其願學之勤。讀書之詳。不爲苟且以自慊也。其或矜其僞舛而忠誨之。尙毋金玉其音。淳祐庚戌吉日陽朔。後學眉山史繩祖慶長書于梓漕極堂。

學齋佔畢第一卷 凡三十八則

宋 史繩祖撰

易太極兩儀生四象而不及五行太極圖先五行後四時

或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而不言五行周子太極圖云無極而太極一動一靜而生陰陽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何與易相戾也余應之曰不相戾也易是河圖數四十五土無成數五行不備故不言五行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至五十五而土之生成數備爲洛書數故洪範初一曰五行是也易雖無五行字而五位字卽五行也故曰相得而各有合蓋天一與地六合而爲水居北地二與天七合而爲火居南天三與地八合而爲木居東地四與天九合而爲金居西天五地十合而爲土居中央此五位者乃五行也易有太極兩儀生四象以天地生四方言其體也極圖以兩儀分陰分陽變合而生五氣以行四時者言其變化之用也雖言五行而槩曰四時矣五行以土而分旺四時亦由五常以信而分配四端五行相生者也故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必次於季夏之後而孟秋之先蓋冬爲水水生木爲春春爲木木生火爲夏夏爲火火生土而克金而土實生金故次中央土於季夏之後使火生中央之土而土生孟秋之金金爲秋而復生冬之水也是極圖之妙用也土能生金亦如五常之信近於義耳學者當以理推之

土居中央王於季夏之後

或曰。子謂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次於季夏之後孟秋之前。則與極圖水火木金土之序不合。而子謂乃極圖之妙用。何耶。荅曰。朱子之義詳矣。其言曰。以質而論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論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此乃五氣順布四時行之序也。且橫渠張子亦謂土當王於夏秋之間。此乃坤奠位於西南。而易係所謂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後天八卦致用之序。則五行之妙。又顯然於易係矣。

無極而太極卽易有太極

周元公無極而太極一句。朱文公義之詳矣。而象山陸子靜獨以爲無字分明只是老氏之言。與朱文公強辨往反十餘書。凡數千言。竟不以無字爲經言。余因作太極圖演義。舉易係辭本注謂夫有必始於無。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又云太極無也。此卽周子所云太極本無極也。是周子本諸經旨易有太極一句而言。非自立無極之說也。一時諸儒皆服余之舉經注爲證。則陸象山數千言不辯而自明。然尙有以易字非無爲疑者。余因舉蔡節齋淵得文公晚年之說以證之。云易有太極。易者、變易也。夫子所謂易無體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此自無而有之確論也。又曰。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爲言。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極則極有形。故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此有無玄根而有必始於無之證也。或者又以陸氏言易書不曾以無字加有字。及有字不與無字作對

爲疑。余應之曰。易書以無加有。不是一處。如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是以無加有而爲對也。又有无妄然後可蓄、伊川又謂无妄則爲有實。則又以無與有爲對體。未嘗以老氏之說闢之也。至如係辭云。易之爲道。上下無常。而終以既有典常。則龜山解以始雖無施而可。終亦有時而用。是又以無加有而有無爲對也。豈老氏無名有名之說哉。疑者咸喻矣。

稱物平施

遂寧府九月朔。直學張季南贊講易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以爲四營成易。乾老陽之數九。爲策三十六。四其九爲三十六。是乾策也。坤老陰之數六。爲策二十四。四其六爲二十四。是坤策也。以乾之老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三十六衍之。則積成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以坤之老陰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二十四衍之。則積成四千六百單八。此乾坤二篇之策。總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老陽老陰乾坤大父母九六之策推筭也。若以六子之策推筭亦可。蓋震坎艮少陽共數七。四其少陽七數爲二十有八。以乘陽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五千三百七十六策也。巽離兌少陰其數八。四其少陰八數爲三十二。以乘陰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六千一百四十四策也。此以六子少陽少陰七八之數推之。亦合成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雖康節漢上推演之數。然舉之的切矣。惟是當萬物之數一語。以爲特舉其盈數而槩論之。却未精密。余嚮作五量銘及易菴記。凡再舉而言之。今請再舉易象稱物平施一句以推其妙。蓋稱、卽后世稱字。乃權衡也。今之稱自銖而兩。兩

而斤。斤而三十斤爲一鈞。銖者、殊也。萬物散殊也。兩者以數言之。則兩地二地四之數而爲六。六者、坤數也。兩其六而爲十二。象月數也。兩其十二爲二十四。象二十四氣。乃坤之二十四爻之數。而應一兩二十四銖之數。又兩八卦之數爲十六。而應一斤十六兩之數。凡一斤十六兩。計三百八十四銖。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三十斤爲鈞。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以當萬物之數。鈞者、均也。孟子所謂鈞是人也。是矣。言平均以當萬物之數耳。故賈誼謂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其曰大鈞播物。卽稱物平施耳。至後漢天文志云。中外官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上占未存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萬物咸得係命焉。則其以星數而證物數。精且切矣。

八卦四朞之數

或問曰。子之五量銘。既以三十斤爲鈞。象一月之日數。又以四鈞爲石。取象四時。凡重一百二十斤。又爲十有二月之象。而復歸于子。於銖數得無差乎。曰。不然也。吾之所舉。以斤數而論。故槩舉四鈞爲一年之月數。若夫以銖數而準日。則是積三十二年。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乃是八卦有四朞之日之數。蓋老陽之數四九三十六。老陰之數四六二十四。少陽之數四七二十八。少陰之數四八三十二。老陽三十六。老陰二十四。合凡六十。以六乘之。得六六三百六十。當朞之日。少陽二十八。少陰三十二。合亦六十。若以六乘之。亦得六六三百六十。亦可當朞之日。凡八卦有四朞之日。孔子止言乾坤之策。舉其一而四隅可推。所以不言坎、離、震、巽、艮、兌之策。只言乾坤而六子可知矣。由是以知八卦有四朞之日。四而八之爲三

十二年。則是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爲萬物之成數。若以四鈞爲石而當一年之數。則亦合於此。蓋有歲陽歲陰。陽年子寅辰午申戌年是也。陰年丑卯巳未酉亥年是也。陽年取四陽卦乾之九數。震坎艮各七。合二十一。加乾之九爲三十。卽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陽少陽之數足矣。陰年取四陰卦坤之六數。巽離兌各八。合二十四。加坤之六爲三十。亦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陰少陰之數亦足。此應八卦有四朞之數也。

中孚起於甲子非卦起於中孚

或者又問曰。子之易庵記。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卦爲六十。凡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此說當矣。但節之後。中孚等四卦。以爲中孚復起甲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太元。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常。終於旣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旣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爲十一月之

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未濟坎離玄體爲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以三乘倍易數起律呂之妙

世儒皆知祖康節之學以四數乘倍等易。以爲得四營成易之妙。而鮮有以三數乘倍之爲尤妙也。蓋三乃太極函三爲一大衍掛一象三才之數。天一也。三其一而爲三才。地二也。三其二而六爻。三其天三。則應洛書九疇之數矣。三其地四。則應十二月周朞之數矣。三其天五之中數。則爲河圖十五錯綜之數。三其地六之中數。則應十有八變成卦之數。此乘倍爲易數也。至若太極函三之數。則行於十二辰而爲律呂相生之法。始動於子。黃鍾之宮。子天一也。參子之一於丑而爲三。參丑之三於寅而爲九。參寅之九於卯而爲二十七。參卯之二十七於辰而爲八十一。參辰之八十一於巳而爲二百四十三。參巳之二百四十三於午而爲七百二十九。參午之七百二十九於未而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參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於申而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參申之六千五百六十一於酉而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參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於戌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參戌之五萬九千四十九於亥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此乃前後漢律歷志注以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妙。而爲陰陽變化之備數焉。以三乘倍。精密有如此者。

三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朞之日

世舉知以四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朞之日矣。亦鮮知三數乘倍之尤精也。蓋伏羲始畫八卦。皆只三爻。及因而重之。方爲六爻。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今以三爻之數乘乾之策三箇三十六。合爲一百單八。又以三爻之數乘坤之策三箇二十四。合爲七十二。二篇之策。計一百八十。若以倍數言之。則合因重六爻之數。二篇之策合。凡三百六十。當朞之日而應易係之說。蓋大傳作於因重之後。以三乘倍起於初畫之前也。

三數乘倍八卦陰陽以成歲功

世舉知以四乘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數爲三百六十而成歲功矣。然亦鮮知三數乘倍之爲尤精密也。八卦始畫。皆只三爻。先當以三乘之。乾之數九。老陽之數也。三其九爲二十七。坤之數六。老陰之數也。三其六爲十八。合成四十五。應河圖錯綜之數。震少陽之數七。三其七爲二十一。巽少陰之數八。三其八爲二十四。亦合成四十五。亦應河圖錯綜之數。坎少陽之數七。離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艮少陽之數七。兌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三其八卦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數。合凡一百八十。謂三箇老陰陽爲四十五。又三箇六子少陰陽計一百三十五。合凡一百八十也。凡得三甲而爲一百八十日。倍其數則應因重六爻之數而爲六甲三

百六十日。以成歲功。以三乘倍律呂。固見於傳矣。若夫以三乘倍易變。及乾坤之策八卦陰陽之數。實昉於余之積筭也。

天生神物

易係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余嘗考神物莫蓍龜若也。史記言下有神龜。上有稠蓍。稠卽叢也。凡下有龜而上有蓍者。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大衍五十虛一之數。又龜殼無間巨細。背上中間。一行五窠。以應五行。兩岸八窠。以應八卦。裙兩邊二十四窠。以應二十四氣。通成三十七。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板下爲地。凡十二窠。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數。通背上三十七。計四十九窠。卽合大衍虛一之數。此蓍龜之所以爲神物也。卜筮以定吉凶。淵乎哉。

天地數止於九

張橫渠曰。天地之數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爲五之耦焉耳。此係辭精義。天一至地十之解也。或有問余曰。數止於九。是天一至天九。凡四十五。爲河圖之數明矣。若不加地十之數。則洛書何以爲數五十有五耶。予應之曰。然。此正揚雄所謂五復守於五。而橫渠所謂十者爲五之耦。合於中央而爲五行之成數。以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耳。若夫天地自然之數。則止於乾元用九三而三之。歷十二辰至於十

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之起律起曆。而萬物之數大備。無復加矣。土無成數。故坤止用六。而云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且洛書之數雖曰五十五。而箕子推洛書以明洪範。只止於九疇。而無復十數。故九疇次五曰皇極。以爲用中之數。謂前四後四則五皇極居中。皇極乃大中也。若過九而加至十。則五之極烏得爲中耶。問者喻而退。

易爻二五爲上下體之中

或問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其柔危。其剛勝。伊川指以爲謙六四居多懼之地。在賢臣之上。張橫渠以爲柔之用近。又以爲進德徙義必精。矧如二先生指。以爲謙之一卦。何故言多字。又謙之六四曰。无不利撝謙初不言懼爲疑。余荅曰是固然矣。然又當主居中而爲說。逐卦皆然。故曰多不必專指謙之一卦。二先生舉一卦而言之。他可推矣。蓋每卦二五兩位。二爲下。三爻之中。五爲上。三爻之中。二與四雖俱爲陰耦之數。然二居下體之中而多譽。陰爲柔。故曰其用柔中也。四則居上爻之初。牽於柔而不及。故多懼也。五居上體之中而多功。陽爲剛而剛得中也。故曰其剛勝耶。三則居下爻之上而過亢。故多凶也。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必憂乎過與不及。必協於中而求爲多譽多功。非要譽要功也。以進德也。故橫渠以爲進德徙義必精。其說當矣。

易係卑高義

余昔侍坐於鶴山魏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上繫首章。忽掩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解莫有及者。其各思之。余退而精思終夕。翌早復於先生曰。此豈謂畫卦之勢。自下而上歟。故曰以陳。陳、列也。言卦畫自下而陳列。至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矣。貴賤者。如第二爻爲臣位。在下。第五爻爲君位。在上也。孔子係易首以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明畫卦之體。此其是乎。先生曰。子之說得之矣。

乾復仁字

先儒謂仁如桃仁杏仁之說。蓋本於碩果不食。故生生不窮。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者不是死底物事。故碩果不食。遇一陽而便復。如桃杏核子裏的人種之卽生。故謂之仁。易六十四卦。惟有復卦及乾卦言仁字。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秖悔元吉。此克己復禮爲仁。故獨許顏子一人而已。六二休復以下仁也。謂當休養生息以厚仁之發用。如乾元爲善之長。而體仁足以長人。又曰仁以行之。是自復而至乾。六陽全體妙用皆歸於乾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太史公謂堯仁如天。極於全體也。

雷風恒風雷益

余講學規至遷善改過。余因舉朱文公謂風雷益者。莫疾乎風。莫決乎雷。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或有問曰。風雷益與雷風恒。何故在大象異義。予應曰。雷震位。風巽位。先震而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常。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夫風雷益。則是先巽後震。此爲變動。故君子體之以遷善改過耳。

洪範商書

左傳襄三年。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注云。商書。洪範也。余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謂之商書。豈以箕子爲商人耶。抑不知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後。編入周書耶。但箕子雖商人。而洪範之篇。寔成於武王訪問之日。只當作周書爲正矣。

經言

漢桓寬著鹽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今皆不見所出。又劉向乞封甘延壽等疏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今禮記中自有此句。向號博洽。乃捨經而引兵書。何耶。

逸詩句

論語子夏問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今考之碩人詩中。無下一句。或曰。此乃删去也。余曰。不然。删詩爲三百篇。恐不删句。又況夫子以繪事後素而答子夏。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而美子夏禮後乎之說。似不應删此句。蓋詩經秦火之後。逸此一句。而毛韓諸家。不暇證據。魯論而增入耳。余既爲此說矣。後觀三山陳善子兼著捫蝨新話。論及素以爲絢兮一句。以爲孔子删去。且謂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爲禮。夫君子不可斯須離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此其害禮者。惟子夏知之。故子曰起予者商也。今詩中無此一句。是夫子因而删之矣。噫。陳善之說。何其無稽也。今考

論語古注云絢文貌初不以絢比禮又注謂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備知以素比禮故曰禮後乎初不以素比質今以古注證經則是子謂繪事後素蓋謂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則素以爲絢兮一句正是一章之結語要當其義與衣錦尙褧惡其文之著也意合孔子以後素而發明子夏以禮後而荅問而孔子以爲起予楊龜山謂非得詩於言意之表有所不能朱晦庵語解亦謂素以爲絢兮一句此逸詩也豈可謂之删去耶陋儒穿鑿經旨以傅會其臆說眞不自量也

魚須笏辯

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注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用純物也須音班謂以魚頒文飾竹之邊也而後之俗儒承訛襲誤至馮鑑事始乃謂球玉爲珠玉不知珠豈可以爲笏耶又謂大夫用魚鬚文士以竹既誤以須爲鬚於文字下又去竹字殊失本義而李賀詩云往還誰是龍頭人公王遣秉魚鬚笏以鬚對頭失之甚矣又漢制列侯夫人以魚須爲櫛長一尺爲簪珥則直以魚須爲象耳尤可笑也

君子懷刑

論語君子懷刑先儒皆釋以爲畏法竊嘗妄謂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拘以法字爲斷竊意刑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及刑于寡妻之刑又當作典刑如尙有典刑及百辟其刑之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耳

朔月吉月

詩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注云朔日也而乃謂朔月蓋月朔之反辭也亦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之比也又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注謂吉月月朔也如詩二月初吉注月朔謂之吉吉月亦猶朔月也

滅威異音

毛詩正月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注威滅也義同而字異音亦異威武劣反音血滅忙列反今或作褒姒滅之誤也然史傳亦多有誤作滅字者矣

與命與仁別句

論語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古注及諸家皆以爲三者子所希言余獨疑之利者固聖人深恥而不言也雖孟子猶言何必曰利況孔聖乎故魯論中止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及小人喻於利之外深斥之而無言焉至如命與仁則自乾坤之元孔子文言已釋爲體仁矣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曷嘗不言且考諸魯論二十篇問答言仁凡五十三條張南軒已集爲洙泗言仁斷之曰言矣又命字亦言之非一如道之將行命也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又曰亡之命矣夫又曰五十知天命又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幸短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豈不言哉蓋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句別作一義與者許也論語中與字自作兩義如吾與點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與其進與其潔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義之與比吾不與易也吾不與也等字皆其比也當以理推之

義利兼言

或者又曰。子既言孔子不言利而言仁。舉易四德文言爲證。何故亦言利者義之和。余應之曰。此正深斥利字也。聖賢言利。必兼義而言之。故文言謂利者。必得義而後和。舍義則四德之利字無所主。而係辭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於利上必欲辭正言順方爲義。於語則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思子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辯曰。故治國者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首章合仁義以賤利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實繼大學末章之章指也。孔孟之傳淵矣哉。

孟荀揚言性之所本

孟子性善之說。實本於孔子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朱文公謂性善之理。至孟子而益明。其源實出於此。是也。蓋聖賢之學。必有所本。繩祖謂孟子學於子思。本於孔子。係易及中庸大學之書。故道性善。得其正也。及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意其亦必有所本。及觀告子問性。然後知荀揚二子之說。實本於告子也。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謂人性本無仁義。若杞柳本非桮棬。必強用力矯揉而後就。荀子得其說。而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至傳於李斯。遂指天下之人爲惡。嚴刑峻法以待之。極於大亂之道。斯固孟子謂禍仁義者必子之言明驗矣。告子又謂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揚子得其

說。而謂人之性也善惡混。其害至於莽移漢祚。莫知適從。而著劇秦美新以贊之。斯又體認不明之甚。則又孟子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之明辯晳也。孟子序謂有外書四篇。性善辯居其一。惜其不傳。若夫荀揚。則醇未見其大而疵豈小耶。當反韓子之言而云荀與揚小醇而大疵也。

詩人風刺

龜山楊中立語錄云。作詩者不知風雅之意。未可以言詩。蓋詩尚譎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有所補。若涉於訕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時人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謂明道也。予每味此言。以爲深於詩教。因筆其一二以發明之。且詩之六義。以風爲首。國風之作。下以風刺上也。如君子偕老。刺衞夫人淫亂。不過盛陳其副笄六珈。象服是宜。而終之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而已。如叔于田之詩。刺莊公而反言叔也洵美且仁。且好且武。而巷無居人以從叔。且叔豈仁且好哉。言人之從之。以微婉見意而已。如株林之詩。刺陳靈公馳驅以淫乎夏姬也。夏南乃夏姬之子。不曰從夏姬。而曰從夏南。蓋禮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弗與爲友。言從夏南。而事可知矣。此皆溫柔篤厚。意微而旨深。語類尚多。難徧舉也。如東坡則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故不深於詩。只如作唐韓文公廟碑。可謂發揚蹈厲。然作書詆佛譏君王一句。大有節病。君王豈可譏耶。詩三百篇。只有刺而無譏。如刺者。與譏字義不同。詩注云。風刺。謂譬喻不斥言也。豈譏斥之謂歟。若改譏字作規君王。取沔水規宣王之義。豈不善哉。當有知言者不以予言爲陋。

稷契永世皐夔絕世

孟子謂擇術不可不謹。信哉。斯言余嘗於聖賢事業而有感焉。堯舜禹授受以有天下。蓋舜以孝絕德。禹以功絕德矣。而唐虞在廷。稷契皐夔爲四大臣。亘古今萬世以爲言。今細評之。稷以播時百穀。烝民乃粒。而拯天下之飢。后世通祀以配后土之社。至其孫子本支百世。而繼世以有天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匪獨此也。篤生文王。文公周公也傳聖道於天下。后世遂郊祀后稷以配天。周公於六經遂爲先師。此教民稼穡功用之報如此。契以敬敷五教在寬。使百姓親而五品遜。是生成湯。以有天下。凡六百年而賢聖之君六七作不寧。惟是篤生孔聖。傳道萬萬世。爲斯文宗主。升爲大祀。此敷教之功用也。至如皐陶。亦以謨絕德矣。然以明刑弼教。故雖淑問如皐陶。而后世卒不能有天下。左傳又載皐陶廷堅不祀。則以刑名絕世。雖皐陶尙耳。況不皐陶若者乎。后夔制樂以和神人。教胄子。可謂有益於教。然左傳亦云。有仍氏生女而美。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而豕心。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則以聲色絕世。雖后夔猶爾。況不后夔若者乎。稷契萬世而祀。皐夔繼世而絕。擇術之不可不謹如此。

詩人詠物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是也。故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凡果之生也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傳黃。朱果爛枝繁是也。惟有橄欖。雖熟亦青。故謂之青子不可他用也。

傳注奇語

羣書注疏解說。多有奇語異事。不可忽略看過。如鄭氏月令注引農書曰。土上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此數語甚奇。又如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纖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凌尊。見於周官太祝注。又漢司徒府有大會殿。亦云百官朝會殿。見於周禮朝士稾人注。又漢瓚槃。見於周官典瑞注。此皆史事而見於經注。蓋鄭玄干寶皆漢人。故引用與今云云。皆漢事也。至如經事而見於史注。則前漢志舜修五禮五樂。顏師古注謂尚書五禮五玉五玉卽五瑞也。伏生年老。聲之訛耳。且列五樂之名之用於其下甚詳。經史可以互見。故不可忽。至如李善文選秋胡詩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亦可以見亡書之語。

笛見於經

宜黃李郛子經。博洽之士也。綴緯文瑣語。其間云。馬融作長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而風俗通以爲漢武帝時丘仲所作。則非出於羌人矣。然西京雜記高帝初入咸陽宮。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又宋玉在漢前而有笛賦。不始於武帝時丘仲所作。此李子經之辨。足以破世俗之疑矣。以余觀之。馬融之妄固可嗤。李子經亦爲未詳。余攷之史記云。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是起於帝世矣。藉曰太史公之言未足以深據。盍不觀周禮。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以教祴樂。鄭司農注謂篪七孔。音池。而杜子春謂讀篴爲蕩滌之滌。六孔。卽笛之古字也。經言可證如此。後世不深考而爲說紛紛。可勝歎哉。

立人達人

論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者。自立之立。非成立之謂。如三十而立。如有所立卓爾之立。達者。達德之達。非聞達之謂。如子所云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之爲達。言己欲立欲達。必以此望人。猶盡己推己成己成物之謂。今之士夫。每於干舉干闕。則必以立人達人爲辭。是可羞惡也。

仕學先後

李主簿有傳。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何故不首言學。而先及仕。余答之曰。重在學也。政恐其仕之優。則廢學。故先曰仕而優。則無廢於學。又恐其學未優而入仕。故次曰學而優則方仕。此政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李曰善。

利人利己

禮記云。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所謂利者。蓋利人也。非自利也。今之君子反是。何必事君者。其事長亦然。揚文之名。止文之過。得寶于外者。皆是也。否則繼之以怒而勃以沽名矣。可歎也。

夏屋非屋宇之屋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則誤以爲屋宇矣。蓋由漢人言廣夏大夏。已差忒矣。

儒釋老之異

易係辭云。生生之謂易。生生兩字疊言之。此大易之妙。而吾儒根極用功處。易者。變易也。所謂生生者。變化無窮。生意不息。才終於冬。復生於春。才盡於剝。旋生於復。靡有間斷。人之一身。消息盈虛。死生得喪。萬事萬變。無出此理。而道家者流乃謂修證長生。若使人皆長生而不死。物皆長存而不亡。則一氣之消息盈虛滅矣。勢無此理也。釋氏又謂證無生。忍法經云。不生不滅。則是使天下皆絕生意。人人物物。塊然如死灰槁木。豈有是事哉。方之吾儒。生則烏可已之。言生生之謂易之語。蓋覺夢之異也。世之昧者。捨正學而流異端。何必昧者皆然。雖儒者亦間溺其說矣。哀哉。

中庸大學言小人各有闕文一字

中庸第二章。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蓋承上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脫簡缺一反字。故朱文公章句注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蓋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當增一反字爲正。大學末章。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朱文公章句云。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今以文理推之。當是脫一不字。蓋指言爲不善之小人也。何以知之。大學第六章。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學卒章。彼爲不善之小人。是蓋復第六章小人爲不善之辭。亦猶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亦以復上句小人反中庸之語耳。此兩字乃小人的切之要。故詳明之。

詩諱國惡

洪氏容齋隨筆謂元稹連昌宮詞有規諷。勝如白居易長恨歌。然余竊謂前賢歌詠前世之事。可以直言。而當代君臣。則宜諱國惡。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蓋爲國惡諱也。司敗曾不知之。乃云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何其謬哉。唐明皇納壽王妃楊氏。本陷新臺之惡。而白樂天所賦長恨歌乃謂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則深沒壽邸一段。蓋得孔子荅司敗之遺意矣。春秋爲尊者諱。此歌深得之。

致知格物

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最是要切交會融貫處。蓋欲致其知。全在格物。而物不能格。何由可以致其知。求諸孔聖之言。惟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此一句最於致知格物極其淵妙。蓋松栢物也。察其因。何而歲寒之際獨後凋。是欲格其物理也。苟能格之。則然後知之三字爲眞致其知矣。何以見其格之正。如禮器所謂如松栢之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知其爲得氣之本而歲寒後凋矣。是也。

學齋佔畢第二卷凡三十六條

瑟先於琴

諸子之書。最有害道而無稽者。如韓非子書有云。齊宣王問巨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也者。以小弦爲大聲。以大弦爲小聲。是細大易序。貴賤易位。儒者爲害義。故不能。宣王曰。善。余涉獵至此。大哂之。嗚呼。非何爲出是言。且魯論一書。孔子所言。諸弟子所述。言瑟而不言琴。如孔子取瑟而歌。曾點鼓瑟希。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而非乃設巨倩之辭。以爲儒者不能。其誰欺乎。或者又曰。六經言皆兼琴瑟。而孔門言瑟而不及琴何也。曰。示有先也。舉瑟而琴可知矣。亦猶六經兼言鳳皇。論語止言鳳而不及皇。蓋言瑟而琴可知。言鳳而皇可見矣。按世本曰。伏羲作瑟。黃帝作琴。琴之作。後於瑟也。又按爾雅注疏。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故先釋之。琴爲樂器。通見詩書。故此釋之詳。此則見先後之序。又如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如鹿鳴首章則曰鼓瑟吹笙。其三章曰吹笙鼓琴。琴固次於笙下。義可見矣。又禮記曰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也。注謂此雅淡之樂。世本又謂瑟者。潔也。使人精潔其心。淳一於行。而尸子亦謂夫瑟。賢者以其義鼓之。雖有暴君。爲之立變。則尸子之審音。過於非遠矣。因並識之。以洗韓非刑名之陋。

飲食衣服今皆變古

飲食衣服。有生所不免也。去古愈遠。錯繆日甚。姑夷考而筆其一二。以勉學者。余嘗觀張橫渠語云。曾看相國寺飯僧。因嗟嘆以爲三代之禮盡在是矣。誠哉斯言也。余曾觀成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盡得橫渠之所以三嘆。蓋其席地而坐。不設椅卓。卽古之設筵敷席也。未食先各出。蓋孔子鄉黨所謂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朱文公注云。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又禮記及家語有云。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古人以此爲禮。今之腐儒。匪惟不能祭。見有學者行之。則指以溺佛爲笑。是不曾讀書也。而反使髡徒得竊吾教而堅持之。又終食之間。寂然無聲。此又髡徒得子所謂食不語也。只此三者。非三代之禮而何。及到石室。亦看士人會飯。則攫拏如猿猱者有之。吼詈齋僕庖人者有之。打損器皿者有之。言談喧笑。視飯僧爲有愧。匪獨士也。余嘗出入制總兩幕。士夫會食亦猶是也。得不動橫渠之嘆耶。至如衣裳冠履。則又乖甚。古者有冠而無巾。非無巾也。蓋巾止以冪尊罍瓜果之用。不以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下至於虞人。則以皮冠。野老亦以黃冠。是有簪導方爲冠也。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幪。漢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鶡鷄閑居則有竹皮鹿皮之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巾幘。稍稍加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綠幘是也。至晉人輕浮。方有接䍦白葛漉酒之巾。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角巾也。近代反以巾爲禮。而戴冠不巾者爲非禮。又朝服幞頭。乃後魏狄製。後唐施長脚以別伶優之賤。至今士夫安之。曾莫議其非者。至於履。則古有舄

有履有屐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至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履爲靴。而至今服之。本朝徽宗政宣間。嘗變靴爲履矣。至高宗時。務反政宣之失。仍變履爲靴。此由秦檜不知書而止知有北狄爲國爺也。然冠履兩事。反使今之道流得竊其似。以堅執不變。凡閒居則以巾覆冠。及謁見士夫并行科升章。則簪冠而徹巾。穿舄是三代之制。尙於羽士見之。至如上衣下裳。各爲長短之制。衣纔至膝。裳乃裙也。今之祭服是也。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爲橫幅而綴於下。謂之襴。今之公裳是也。則戎狄之服也。是數者。學士大夫皆安之。而莫或建議革之。匪惟不欲革之。至如慶元間四凶劾朱文公之疏。以深衣冠履而爲恠服妖服。嗚呼。可不哀哉。痛哉。姑筆之。以俟好古博雅知禮通方之士而正焉。

孔子誄

宣聖之誄。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屛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檀弓乃云。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屛余一人而止。又與史記異。夫聖人之誄。尙紛紛異同如此。況其下者乎。

成王冠頌

家語冠頌篇。周公命祝雍作成王冠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

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而晉張華博物志乃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侯。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擿顯先帝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祿。其不同如此。不知張華何所據而與家語異耶。然余攷六經中。三代時未嘗有先帝之言。秦以後方稱先帝。則華爲失據矣。

麥秀之歌

史記箕子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世皆熟之矣。然余嘗討論尙書大傳所載。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禾黍之蠅蠅兮。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尙書傳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歌蘄字蠅字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蘄兮。注。麥芒也。字之稍差。不爲要切。但史記以爲箕子。而書大傳以爲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爲有理。不知司馬何所據而與書傳牴牾耶。

龍蛇之歌

史記世家。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然不見處。余嘗觀劉向新序。乃云子推之詩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入深淵。得其安所。有蛇從之。獨不得甘雨。遷向相距不遠。且向號博洽羣書。所載不

同如此。故並錄之云。

坡詩不入律

黃魯直次東坡韻云。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其尊坡公可謂至。而自況可謂小矣。而實不然。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也。曹鄶雖小。尚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絕無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爲變風矣。黃又嘗謂坡公文好罵。謹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迨古人。信斯證也。

漢遺文

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軼甚多。今略舉其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雞神文曰。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徠歸徠。漢德無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埜。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載於張華博物志。雖歐陽集古、趙明誠金石錄亦遺此也。如董仲舒日食祝。見於周官太祝注。此皆文辭簡古。不可缺也。故錄之。以資博識之士有攷焉。

唐遺文

唐文多有遺軼。要切者如宋璟梅花賦。皮日休謂其淸便富艷。有南朝徐庾體。因效之爲桃花賦。今皮之桃花賦尙傳。而宋之梅花賦乃不傳。又唐末張曙。中和間舉進士。避難到巴州。宴於郡樓。坐中作擊甌賦。

極精工。郡樓由賦顯名。後人遂命之曰擊甌樓。而此賦亦不傳。如姚鉉編唐文粹，及蜀本唐三百家文粹。唐七十家大全集。及國初館閣所編文苑英華。唐人花木音樂賦各有十餘卷。而此兩賦俱不在。惟擊甌則巴州郡樓。尚有碑刻。曾祖作巴倅時。曾有墨本藏之家。今兵火後。碑亦壞矣。恐其歲久。則此賦亦泯沒無考。故全錄之。尚幾有傳。如廣平梅花賦。則平生訪尋。終不得見。是可惜也。俟更博訪之。今錄張之賦於后云。唐張曙擊甌賦并序。宋玉九辯曰。悼余生之不時。今余不時也。甲辰。竄身巴南。避許潰師。郡刺史甚懽接。春一日。登郡東樓。下臨巴江。饌酒簇樂。以相爲娛。言間。有馬處士來至。善擊甌者。請卽淸讌。爰騁妙絕。處士審音以知聲。余審樂以知化。斯可以抑揚淫放。頓挫匏竹。運動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余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酒酣。舐筆乃爲賦云。器之爲質兮白而貞。水之爲性兮柔而淸。水投器而有象。器藉水而成聲。始因心而度曲。俄應手以徵情。莫不敲蕭熠爚。撇捩縱橫。胡不自匏絲而起。胡不從金石而生。孰爲節奏。樂我生平。何彼穠矣。高樓燕喜。叩寂含商。窮玄咀祉。拂綺井以連鬱。送楓汀之靡迤。嵒隈有雪。彪咻而雕虎揚睛。潭上無風。捷獵而金虬跋尾。目運心語。波迴浪旋。似欲奮而還駐。若將窮而復連。得不似驚沙落鴈。高柳鳴蟬。董雙成青璅鸞飢。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愕眙盱衡。神淸調古。既嗟嘆之不足。諒悲哀以爲主。誓不向單于臺畔。和塞樂胡笳。定不入宋玉筵中。隨齊竽楚舞。疾徐奮袂。曲折縈組。潺湲下隴底之泉。嗚咽上涔陽之櫓。鶯隔溪而對語。一浦花紅。猿裊樹以哀吟。千山月午。斯皆從有入無。妙動玄樞。灩瀲則水心雲母。丁當則杖杪眞珠。於是發春卉。駭靈姝。羞殺兮鈿箏金鐸。愁聞兮

鬼嘯神呼。時也曲闌酒闌。煙迷霧隔。覽故步以躑躅。有餘聲而滴瀝。臨流而欲去依依。轉首而相看脉脉。太守曰。遭此良辰。好樂還淳。諷賦已勞於進牘。謳歌爲序其芳塵。余乃歌曰。江風起兮江樓春。千里萬里兮愁殺人。樓前芳草兮關山道。江上孤帆兮楊柳津。是何貺我兮擊拊。眷我兮慇懃。回首而漁翁鼓檝。凝眸而思婦沾巾。夫當筵一曲。人生一世。何紛揉乎是非。顧慕乎隆替。飄纓宜入醉鄉來。自識天人之際。唐文士於尊俎頃刻之間。作此等大篇之文。豈不偉哉。

漢鶡雀辨

漢黃霸傳。鶡雀集丞相府。鶡字音芬。非音曷也。今人例以曷字讀之。誤矣。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賁所著之鶡。而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鶡雀音芬。本從鳻。字通用。鳻似鳳也。若夫鶡雀之鶡。青色。好鬬不止。俗謂之鶡雞。音曷。與此鶡雀之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訛舛。

晉志之誤

予昔與婦弟羅君玉同讀晉書。君玉曰。嵇康之誅於晉文帝執魏柄之時。疑不當傳於晉。向秀卒於魏世。其傳亦然。又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傳。與嵇康書者皆當考。

錢載年號之始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復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錢載年號始於此。余按杜佑通典歷敍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

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己酉鑄永安五銖錢之歲。凡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鑑讀書不精。誤以高恭之奏請載年號以記其始。遂以爲事始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此固可笑矣。又舍中國正統之年號。事始取諸北狄偏閏之朝。見識何汙下耶。恐後學承訛襲謬。不得不辨。

銅鼓始於漢

余嘗見陸游務觀筆記。有云。余初見梁歐陽頠傳。稱頠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司。見西南夷銅鼓頗精。祕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乃南蠻用之。不足辱祕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如上皆放翁之筆。第余嘗觀東漢書馬伏波傳云。援征交趾。得駱越銅鼓。改鑄馬式上之。詔置宣德殿門。則銅鼓已見後漢。傳非異書也。陸氏謂梁方珍貴。已失之矣。而歐陽生自梁距漢世未甚遠。而謂累代所無。尤可訝焉。

王會貢職兩圖之異

東坡有閻立本職貢圖詩。注引譚賓錄載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顏師古奏昔周武王時遠國歸款。乃集其事爲王會篇。可圖寫遺後。爲王會圖。詔令閻立本圖之。及考唐書。亦同謂之王會圖。至武宗時。黠戛斯君長來朝。李德裕上言。有詔爲續王會圖。卽無職貢之名。而所謂貢職圖者。見於祕府羣玉帖中李公麟所述。云梁元帝時蕭繹鎭荆時。作貢職圖。狀其形而識其土俗。首虜而後。蜑凡三十餘國。唐閻令作

西域圖。兼彼土山川而絕色伽梨凡九國。中有狗頭大耳鬼國爲可駭。皆所以盛會同而奢遠覽。亦貢職之流也。元祐元年六月望日李公麟書于奏邸竹軒。詳此。則是貢職圖乃蕭繹。而王會及西域圖乃閻立本也。坡指貢職爲閻所圖。誤矣。

紙筆不始於蔡倫蒙恬

傳記小說多失實。只如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蒙恬乃秦時人。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又尙書中候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尙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而始用兎毫耳。殊不知莊子書中有舐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舐耶。莊子在秦之前。筆非造於蒙恬明矣。況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爲筆也。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亦非謂兎毛竹管也。則又豈可謂兎毫起於蒙恬耶。此端由說文秦謂之筆一句以誤後世。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蹏書。注謂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恐亦非始於蔡倫。但蒙蔡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紙筆始此二人。則不可也。

漢四皓歌同異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高祖聘之不甘。仰天歎而作歌。按漢書四皓。卽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爲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曰。昊天嗟嗟。

深谷逶迤。樹木漠漠。高山崔嵬。巖居穴處。以爲幄茵。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秦文章及文指。世皆見之矣。然余讀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兩歌互有不同。然高士傳之歌尤勝。故併錄之。

辨蘭亭不入選之失

林之奇少穎編觀瀾文序曰。文選不收蘭亭記。識者以爲遺恨。又陳正敏遯齋閒覽云。王右軍蘭亭。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然絲竹管弦。語亦重複。余謂陳氏之說陋矣。周公作時訓。以二十四氣定七十二候。三月爲清明。朗明也。言氣候當辰。爲出火。清且明也。非天朗氣清而何。且張平子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蕭統取歸田入選。而遺蘭亭。正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而陳氏又附和以絲竹管弦重複之語。不知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弦。孟堅注已作四義。又舜有白玉琯。唐賀懷智琵琶以鶡雞爲弦之類。非必絲竹而後可以爲弦管也。豈足以病右軍之文。故識之。以一洗蕭陳之陋。

坡注之誤

坡公元脩菜詩自序云。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脩嗜之。且云。使孔北海見之。當復云吾家菜耶。蓋謂楊梅爲楊家果。孔雀爲孔家禽事耳。然此非孔北海所言。亦非爲楊德祖而發。蓋孔融。字文舉。爲北海太守。楊脩。字德祖。俱漢末同時之人。並爲曹操所殺。有傳在後漢書。俱不載此事。獨世說言語門載梁

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君家禽。其注云。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仕至廷尉卿。卽不曾注云。楊氏子。乃楊脩也。今晉書自有孔坦傳。仕于晉元帝成帝時。距孔融楊脩之死。近百年矣。豈相干耶。巢元脩一時誤舉。以爲孔融。坡遂因而筆之於序。固失契勘矣。而趙次公者注坡詩。乃妄云世說注楊氏子楊脩也。而又注贈僧惠表之詩。則又直指云。世說孔融指楊梅戲楊脩曰。是君家果。不知何所憑證。而敢如是胡說。趙公如此類者甚多。姑舉其一。以爲不揆箋注者之笑。

五平五側體

西淸詩話載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置酒潁河上。晏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耳。聖俞旣引舟。遂作五側體四十字寄公。如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云云。固爲佳作。然晏只引一句。而梅賦全篇。已覺辭費。余又嘗觀陶淵明詩萬族各有託。韓文公詩此日足可惜。杜工部詩寂寞白獸闕。皆傑句也。其餘諸家五平五側句甚多。至皮日休陸龜蒙又有五平五側倡和。在松陵集中。藉曰餘子紛紛不足數。而陶杜韓之句可忽乎。梅晏俱號博洽。而俱云恨未之見。何耶。又所賦之詩。果能掩三子之作乎。余疑於是。不得不識之。

蔆蔆二物

前輩筆記小說。固有字誤。或刊本之誤。因而後生末學。不稽考本出處。承襲謬誤甚多。今略舉其一端。如

馬大年永卿著懶眞子錄。辨王逸注楚辭。以芰爲蔆。秦人曰薢茩之誤。當矣。惜其字有差誤。義遂不明。永卿謂爾雅薢茩英光。注云。英、明也。或云蔆也。關西謂之薢茩。音皆苟。又謂爾雅凌蕨攗注蔆。今水中芰。此皆馬所記也。今余考爾雅正本。則云薢茩英茫。注英。明也。卽今之決明也。或曰蔆也。字從卩。及至蔆蕨攗。然後從凌。注水中芰也。則是蔆與蔆。其爲二物不同。王逸以芰爲蔆曰薢茩。而爲水中之蔆。其失明甚。而馬又併以從水兩蔆字交證。且誤以英光英明爲英光英明。此馬大年之誤尤可哂也。

酒價緋魚

丁謂參知政事。眞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又蔡蕭廷試第一。俄召對。徽宗問唐京官五品方賜緋佩魚。借緋卽不佩。國朝因循其制。蕭對曰。在唐借緋亦佩魚。因誦白居易詩爲證曰。親朋相慶問何如。服色恩光盡反初。投老喜拋黃草帙。眼明驚拆紫泥書。便將朱紱還鈴閣。却著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遶腰啼哭覓銀魚。上尤喜其對之捷。二事正相類。但佩魚之對。尤切於典。故信大臣占對。不可無學也。謂字謂之。姑蘇人。蕭字文饒。河內人。並見於曾慥詩選紀載。後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爲李杜同時。何故詩句所言酒價頓異。客有戲噱者曰。太白謂美酒耳。恐杜老不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坐皆大笑。然亦近理也。

阿房宮賦善用事

杜牧之阿房宮賦。長橋臥波。未雲何龍。正本元是雲字。後人傳寫。訛云未雩何龍。殊爲無理。杜之意蓋謂長橋之臥波上。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正如蛟龍得雲雨。恐終非池中物之義。若加以雩字。則不惟無義。兼亦錯誤讀龍字耳。左傳龍見而雩注。謂龍星也。非龍也。龍星未見。則不之雩。今曰未雩。則龍當未見。何形可見。龍又星名。何有於長橋之勢哉。又此賦善於用事。凡作文之法。經可證史。史不可證經。前代史可證後代史。後代不可以證前。如阿房宮賦所用事。不出於秦時。只煙斜霧橫焚椒蘭也兩句。尤不可及。六經只以椒蘭爲香。如有椒其馨。其臭如蘭。蘭有國香是也。楚詞亦只以椒蘭爲香。如椒漿蘭膏是也。沉檀龍麝等字。皆出於漢西京以後詞人方引用。至唐人詩文。則盛引沉檀龍麝爲香。而不及椒蘭矣。牧此賦獨引用椒蘭。是不以秦時所無之物爲香也。只如近世文人作漢宮詞、婕妤怨明妃曲。而引用梅粧蓮步字。尤爲可笑。此皆齊末以後事。漢時寧見此而效之耶。劉觀堂可謂不善用事。爲事所使。殆謂此也。

二月無絲

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賣新絲。恐當作四月。蓋二月則蠶尚未生。戴勝降於桑。乃三月節所在。必於此時蠶事方盛。蓋月令蠶事。乃在季春之月。而祭義蠶歲注亦云三月月盡以後。豳風蠶月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耶。當是四字。傳寫者訛刻畫耳。其曰五月糶新穀。却有之。

父子同名可咎

古今同姓名者多矣。而祖孫父子同名爲可咎。論語已有兩南宮适。漢世已多。至晉而尤甚。如兩劉毅。晉武

時一劉毅晉末時又有一劉毅皆有傳。兩周撫同時。一爲彭城內史反卽誅見紀而無傳一爲王處仲將有傳。兩孫秀。一爲吳降將孫秀見賈充傳一爲趙王倫嬖人見陶侃傳。兩解系。一解系自有傳又一解系見陶璜傳。兩周訪。周訪傳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之吏皆走。兩王愷。一王愷武帝之舅與石崇爭侈有傳一王愷安帝時丹陽尹附王湛傳。兩王渾王澄。王渾太原人以平吳功封子澄爲亭侯渾有傳而澄無傳又王戎瑯琊人有弟曰澄又戎父渾爲涼州刺史渾無傳而澄有傳。又唐文宗詔以韓翃知制誥時。又有一韓翃爲太守帝書翃寒食詩一絕云。與此韓翃縱同時而同姓同名無足怪也。然容齋隨筆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此祖孫同名也。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父子同名也。余謂魏安同之祖孫同名。諉曰元魏乃北狄之俗。不足以禮義責之。而羅君乃中華人。又既號爲處士。乃至父子同名。烏得而僭處士之號耶。視司馬遷以趙談與父同名而稱爲同子。豈不萬萬相遠哉。

班氏當從斑

山谷云。班氏以鬬穀於菟得姓。凡班姓皆當從斑。史作班誤也。

坡文之妙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藝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此乃檃栝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穜之利。乃穋之厄。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至於前赤壁賦尾段一節。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旣白。却只是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

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

表忠觀碑體孝門銘

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爲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銘。其格甚新。乃倣柳柳州所作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蓋以忠比孝。全用其體制。且柳宗元孝門銘。史臣既全載於唐孝友傳。文甚典雅。蘇軾表忠觀碑。視柳有加。宜乎金陵王氏以太史公所作年表許之。二文旨意。其允合於史法矣。

周子愛蓮說如屈原橘頌

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平離騷經一篇之中。固以香草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朱文公謂受命不遷。謂橘踰淮爲枳也。原自比志節如橘不可移徙也。末乃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爲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托。余因文公之言。而謂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爲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蓋心誠之所發越。萬物皆備於我之所著形。是可敬也。讀者宜精體之。

正符過封禪文

司馬長卿封禪文。曲雅爲西京之宗。然未免託符瑞以啓武帝之侈心。君子已耻之。其後揚雄倣之作劇秦美新。尤爲可耻。斑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效尤。唐人作玉諜眞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爲正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也。未有恃

祥而壽者也。遂一洗前作之陋。爲可喜也。

大小各適其性

莊周之書。有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摶扶搖九萬里而風斯在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而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鷦鷯。自譬甚小。李太白賦大鵬。自譬甚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

漢唐史取當代之文以爲贊敍

國朝宋祁新唐書藩鎭傳序。全載杜牧守論一篇。實體班固項籍傳贊。全載賈誼過秦論一篇。蓋守論乃藩鎭之事實。而過秦實項氏之張本。不嫌取當代詞人之文而證之。然司馬遷亦嘗取過秦論而贊秦紀矣。但沒賈生之名而書其文。幾若掩人之善。曷若班氏直下贊曰。昔賈生之過秦論曰云云。如摶蛟縛虎之手。何必皆自己出。宋公用其體。尤爲歐公之所稱美。匪惟班宋擅一代之史筆。而賈杜二子之文益有光於信史矣。

六出四出花

呂氏春秋云。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古今莫喻其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爲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爲花。故六出。或言花中惟巖桂四出之異。余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此桂之在離騷以喻君也。先師魏鶴山巖桂詩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纍纍佩印章。自注云。顧虎頭善畫金粟佛。公孫衍佩五國相印。眞善借喻而體

物矣。余亦嘗賦巖桂云。四出花中異。三開格外芳。名高評月品。韻勝霸秋香。或者頗許之。以爲弗可移賦他花木也。

加田

周禮司勳惟加田無國正。加田。如今之加食實封也。

中書繳詞當始於唐人

邵氏聞見錄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國朝康定間。富弼知制誥。封還詞頭。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公始。又王鞏聞見錄。富弼知制誥。封還遂國夫人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多是弼。以余考之則是。殊不知續通典中所載。長慶元年。中書舍人白居易繳還獨孤朗、温造、李肇、王鎰四人除刺史詞頭云。臣未敢撰進。則唐中書舍人已有封還詞頭故事。非始於本朝富弼也。王鞏邵博俱號該洽之士。而俱不知此。何耶。

唐給事中草制學士不草制

吳曾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故成袁高之志云。又韓渥金鑾密記曰。韋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人以詞頭投渥曰。學士無以性命爲戲。渥不荅。扃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至范蜀公東齋記事。眞宗欲立章獻爲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

憶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留請假榜子與孔目官而去。學士不肯草制。自唐韓渥始也。

折梅遺使始於諸發不始於陸凱

荆州記謂陸凱與范蔚宗相善。凱自江南遣使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范蔚宗。幷詩一絕云。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後世紛紛舉用多矣。皆以陸范爲證。不知劉向說苑已載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者。顧左右曰。烏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則折梅遺使始此矣。

學齋佔畢第三卷凡三十五則

日隨天左旋

余鄙作補亡月采篇。辯日月隨天左旋。援引張橫渠、朱文公、魏鶴山之言。及朱文公援引月令注疏爲證。詳無軼遺矣。後因讀陸德明周易音義。至明夷卦明夷于左股注。馬融、王肅音股。字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乃知經注已及之。不待注疏及後世之辯也。尤爲端的。惜先儒不及引此耳。故錄以補其前說。

稱乘易數及三數乘四之疑

余既以稱物平施及三乘四數詳於前卷矣。或有拘儒問於余曰。子之以稱兩乘易數。又以三數乘四數。固甚精詳。奚無昔聞。然不知先儒未有及此。而子言之。不幾於鑿經耶。余急應之曰。是何言也。余非生知。蓋亦敏求於先儒之言。而研精覃思以推廣之。昔有問伊川曰。易重幾何。答曰。易重一斤。蓋謂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而易凡三百八十四爻。余得以此而乘易之數。則靡不合也。又蔡節齋晚年受易說於朱文公。文公曰。易究竟以三數乘四數。方爲精密。蓋天一地二而陰陽之數備。天三兼之而因以起數。三者天數也。四者地數也。只當以天數乘地。豈可以地數乘天耶。余因此語而以三乘四。無不合者。人患不精思耳。豈余臆說哉。或者恧而退。

因重乃伏羲而非周文

昔者。余作麗習堂記。舉易系謂伏羲觀象畫卦。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因而重之而爻在其中。曰畫曰重。皆伏羲氏也。謂文王之重易。特太史公之臆說。而未之前聞。使因重而果出於西伯。則十三卦體。曷爲而已具於神農堯舜之世。而取象乎。或者又有云。易說十三卦制作之意。蓋取諸易卦。止是取其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爲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耳。余亟應之曰。固哉。子之爲易也。縱以是爲夫子之言。豈不可信於司馬遷之言乎。且又經有明證。今舉以與子明辨晳之。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注謂易者。揲蓍變易之數。連山伏羲。歸藏黃帝。每卦八別者。重之數。或謂夏曰歸藏。坤爲首。商曰連山。艮爲首。周曰周易。乾爲首。詳周禮。別皆六十有四。而注以別爲重。則是伏羲因重爲六十四。明白大驗矣。周官乃周公所作之書。若使果是西伯重易。則豈有子掩父之善。而徑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哉。故唐陸德明謂伏羲因河圖而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系辭說卦序卦雜卦。謂之十翼。而伊川程子亦云。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而朱子元晦易本義亦云。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爲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爲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其說至詳至悉。可信不誣矣。今子不信周、孔、程、朱之格言。而惑遷、雄淺陋之誣說。其爲易也固哉。或者辭窮而退。

傳注引逸書之誤

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注。逸書也。余按此兩節。皆見於今文尚書。如子皮所舉欲敗度縱敗禮兩言。今見於太甲篇。乃商書也。而子皮以爲夏書。固失之矣。而杜預遂以爲逸書。失尤甚矣。至如周太史所舉辰不集於房四言。今見於胤征。正是夏書。只差一不字。無可疑者。而杜乃注爲逸。殊可訝焉。故辨之以明傳注不可盡信如此。

逸書與今古文之異

禮記緇衣引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與書說命不同。注。疑逸書也。左氏傳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書云。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注。逸書也。文二年。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注。周志。周書也。哀六年。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注。逸書也。毛詩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注疏引國語齊女告重耳云。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病大事。國語正文作實疚大事。且注云。西方。謂周也。凡此或與今文差字脫文。或不全載。卽是書序所謂錯亂磨滅。及五十九篇之外。逸書可也。惟是今古文之異。有出於逸書之外者。今略舉數則以爲辨證。如毛詩注疏鴻鴈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是務。言宣王之所爲。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爲

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又詩注疏引皋陶謨外薄四海。今定本作外敷四海。恐非也。疏謂見皋陶謨。而今文乃載之於益稷。又西漢郊祀志引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注。今文泰誓也。詩注疏乃孔穎達。西漢注乃顏師古。皆唐人也。而皆引今文泰誓。則非逸書。今合觀古文今文尙書。皆無此等語。不知二者何所取證耶。余家有呂大防所刊古文尙書一册。呂之序云。得唐本於宋次道家。皆隸古字。且云其書自漢唐行於學官。天寶間。古文寖微。下令廢其書。以今文代之。而頗改其辭。如洪範無頗改爲無陂之類。古文由此遂絕。而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而已。予以此本考之。亦無二家所引泰誓之語也。惟有費誓辨疑一語。不可不正。以剖析後世之惑。今文尙書費誓首句云。魯侯命伯禽宅曲阜。予嘗疑魯侯卽伯禽也。如何更自出命。此字極害義。諸家注解咸莫能剖析。今觀此古文尙書費誓篇首句元無命字。其文止曰祓戾柏禽𢀜𢀜。訓今文魯侯伯禽宅曲阜而已。則今文衍字。渙然冰釋矣。

舜七始詠

前漢律歷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惟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七始詠三字。今文尙書却只作在治忽。注謂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在治忽三字。於六律五聲八音解家頗傅會。反不若班氏所載七始詠。義訓皆協也。又禮樂志房中祠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注引班氏所載云。七

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以爲樂名。以此。則知漢初尙存此詠。施之祠樂。予謂七始詠三字甚新。可加以舜字作詞題贊頌之屬。如徐子儀試宏詞歲舜五樂頌。亦是引斑志舜修五禮五樂。注謂書云五玉。玉字當爲樂。蓋已有五瑞。卽玉也。且注列五樂之目於下。卽此類也。因併記之。

中庸心性

余頃在明新口講中庸大學篇義。或者以其間中者乃其心。常者乃其性。庸者。常也。合中與庸。亦合心性而言之也。數語爲疑。余旣因張宰叔蘭之問而答之。夫後又有問中庸何以一字不及心。而子以中爲心。曷所本乎。余曰。此正謂中字當指心而言。而中庸一篇。止言性而不及心。余故斷之以中者乃其心而爲言。然其說不爲無所本。帝典以允執厥中而係之於道心惟微。斯則朱子中庸序所云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故晦庵語錄又云。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爲之主宰也。又答景紹問心性之別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情性心惟孟子橫渠說得好。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仁是性。惻隱是情。須從心上發出來。橫渠曰。心統性情是也。蓋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言有以主之也。余故本此數說。謂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卽中之所發。次言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和者。乃情也。亦出於中之所發。是庸與和。乃性情也。而皆統於心之中也。中可統庸。故言中庸而不可言庸中。心可統性。故言心性而不可以言性心。如胡五峯謂天命之謂性。是性乃天下之大本也。然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

子者。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此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言性而心在其中矣。又晦庵謂中者。心之體。呂氏亦云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余故斷之曰中者。乃其心本諸此也。

艮卦厲闇心

唐李鼎祚所集易傳。李巽嵒序引頗取之。予近詳觀。則皆漢晉諸儒之解。虞翻一家頗多。而稍的切於玄弼之上。宜乎自詭以夢吞三畫也。其在艮卦之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厲闇心。今易作熏心。而李本作闇心。且引虞翻注曰。限腰帶處也。坎爲腰。五來之三。坎爲心。厲危也。艮爲闇。闇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闇心。古闇作熏字。馬因言熏灼其心。未聞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爲勳。或又誤作動。皆非也。大率鼎祚六十四卦皆指動爻互體卦爲說。非後人之所及。又於鼎卦鼎象也注引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觀係辭而獨於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尤爲有理。余又按艮爲闇寺。乃易係辭說卦。虞翻援引。非曲學也。

三陳九卦

易大傳三陳九卦。孔聖有深旨焉。橫渠曰。係辭獨說九卦之德。切於人事。以德字言之。可謂深得之矣。然只講得初陳之事。於再於三。尚有餘意。今推言之。自履德之基。至巽德之制。皆以之字發明其德。此初陳也。自履和而至至巽稱而隱。皆以而字發九德之體。此再陳也。自履以和行至巽以行權。皆以以字發九德之用。此三陳也。此九卦有德有體有用。深味之。則方見切於人事之要也。

不徹薑食

論語鄉黨謂不徹薑食。荆公嘗問其義於劉貢甫。貢甫善諧。隨對之曰。案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方以道教人。故勸民食薑以愚其智耳。本以戲介甫之鑿於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及晦庵朱文公詠子薑詩。兩聯曰。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誦去穢功。神明看朝徹。自注云。本草載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予因悟孔子不徹薑食之意。於乎。聖賢格物之學見之於一話一言之間。無非教也。彼貢甫之玩人喪德。又近於侮聖言。烏知其非哉。

常儀常娥之辨

古今靈怪之言。莫極於淮南子。蓋劉安惚慌誕妄。自託於仙。而著鴻烈之書。不足信也。而後人多引淮南子以注屈原天問。朱文公嘗辨之云。淮南子似因天問而設爲傅會之說也。余嘗疑其所載常娥一事。許愼注云。常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以奔月。後漢張衡靈憲論遂引之爲證。且云常娥託身於月。是爲蟾蜍。余又笑其豈有人而變爲蟾蜍之理。假如其說而化爲蟾。則蠢爾何形容。尙烏得爲月中仙乎。其後王充論衡。及謝莊月賦。後漢書注。承訛因陋。盛贊素娥之美。至明皇遊月宮而恠妄極矣。余嘗觀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而每疑所謂常娥。卽因常儀字之誤而起紛紛之說。然亦未敢臆決之也。及讀周官注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而洪丞相适引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樂且有儀。亦協中阿。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然後自信其說。斷知諸人

之妄以常儀爲常娥明矣。後因觀天問。有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濱。注、水神宓妃也。羿射河伯而妻其妃也。若以恠證恠。則羿妻乃宓妃。豈常娥耶。學者不觀正史及經注字義。而惟恠誕之說是信。是蓋吾夫子所云未見好德如好色也。可不悲夫。故爲之辨。

曆日字所始

堯典雖曰曆象日月星辰。然未嘗連文說曆日字。後世方言曆日。然竟莫明其所始。至坡詩云。老去怕看新曆日。雖百家注之。亦無有一人及之者。余按周禮。馮相氏以會天位。謂合此歲日月星辰星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若今曆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又引孝經說曰。故勑以天期。四時節有晚早。趣勉趣時。無失天位。皆此術也。以此觀之。則今之曆法。已詳備於漢時。然是漢世已謂之曆日矣。寶祐元年。改曆名會天。深得曆日經注本旨。

祥刑詳刑字義之通

先師鶴山在遂寧漕廨。作極堂碑。時攝憲書詳刑字。余後繼忝漕節。重新極堂。仍立鶴山之碑。一時僚屬咸疑詳刑字。以爲尚書呂刑篇告爾祥刑。監于茲祥刑。只作祥字。余因謂之曰。唐百官志改大理正爲詳刑大夫。固已用此詳刑字。然不爲無所本也。當時顏師古輩留意經學。故於傳注咸通焉。蓋呂刑篇中告爾祥刑。只作祥字。注謂善用刑之道。然周禮太宰之職。五曰刑典。以詰邦國。注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攷今古文尚書呂刑。只曰度作刑以詰四方。卽無詳字。然詳刑字見於經注。亦可通用也。

辨餕餘不祭

禮記云。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本當三句各爲一義。而本注乃於餕餘不祭下作一義。注云。食人之餘曰餕。禮輕。故不敢祭。此義是也。然於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之下。別作一義。注云。祭先也。從卑處家。故不祭。則是以夫與父。不得而祭其妻子也。此何義也。故朱文公先生嘗釐正之。以爲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非不祭也。但明其不可以餕餘而祭耳。在禮生則婦可餕夫之餘。子可餕父之餘。既死矣。則以鬼禮享之。當用其嚴敬。弗可以餕餘而祭之。爲褻且慢也。此說明甚。而世之俗儒薄夫。乃有泥古注而不祭妻子者。是可哀也。是可鄙也。故發明朱子之說而厚俗云。

輿地圖名

世言輿地圖。皆謂始於漢光武披輿地圖。而不知前漢淮南王安傳已有按輿地圖之語。第蘇林注曰。輿猶盡載之意。可謂淺陋。余謂大易云坤爲輿。然則地以輿名。無易於此。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

古聖賢名

余大父武陽府君。好古博雅。生平精於篆隸行草。殘碑斷刻。靡不搜訪。自集隸格一册。以補洪景伯漢隸之缺。其中有一節云。東州冢間得三碑。高廣各五六尺。皆就石室壁間刻古聖賢義夫節婦及車馬人物。其質樸可笑。然每事各有漢隸數字。字止五六分。筆法精隱。可爲楷式。生平所閱漢隸。未有若是之小者。

而完好如新。蓋不爲風日所剝泐。且模印者尙寡故也。乾道丁亥五月子堅書。余每閱之。恨不得見其碑石之正在何所。然甚愛其伏羲、神農、黃帝、帝堯之贊。及曾子、老萊、丁蘭之贊。文旨精嚴簡古。非後世所及。如祝誦氏。不知其爲沮誦或祝融。帝嚳字作帝佶。殊可以證古辨。今後因護漕攝憲梓部。行部至資州。則此碑在州宅博雅堂下。經兵火之後。刓缺多矣。制梱又輦運賓之明新。士夫殊無識者。余奉祠歸。過渝。爲學官言其事。且以祖父所隸模本付之。令補完。又未知其果否也。因惜其漢隸存者寡矣。一失其傳。堙沒亡考。故錄其碑而識其事。以資考古君子之訪焉。

梁高行□奉金者□使者□秋胡妻□衞將軍□藺相如□騎都尉□休屠象□李氏遺孤□忠孝李善朱明妻□姑娣兒□弟□章孝母□董永千乘人也。□父邪渠哺父□榆母□藺相如趙臣也。奉璧於秦。范且。右第一碑　伏戲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祝誦氏無所造爲。未有耆欲。刑罰未施。□□□□□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黃帝多所改造。兵□裳□宅□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子。□帝佶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帝舜名重華。夏禹長於地理。泉陰隨□退爲□刑□曾子孝以通神。明貫感祇。著乎來方。後世凱式。□綱□閔子騫母居喪移寒御□老萊子。楚人也。事親至孝。衣服斑連。嬰兒之態。令親有驩。君子嘉之。孝道大焉。□丁蘭二親終後。立木爲父鄰人假物報乃借與□管仲□齊桓公□曹子刲桓□魯莊公□侍郎專諸炙魚。刺殺吳王。□荊軻□秦武陽□樊於其頭右第二碑　□使者□長婦兒□梁節姑女　捄者□姑女其室失

火。取兄子往。輒得其子。赴火如亡。示其誠也。□後母子□前母子□齊繼母□京師節女□怨家攻者□孝孫葬者□湯父□乞漿者□義漿羊公□豫讓殺身以報知己□韓王□聶政□齊王□無鹽媿女鍾離春處士□縣功曹。右第三碑

因古碑辨後漢建武中元四字年號及永熹年號以正史傳之誤

雅安志云。雅州古碑塤有漢碑。蜀郡掾治道記其碑紀年號云。建武中元二年。李巽嵓先生壽仁甫爲雅州郡從事日。跋其碑云。蜀郡掾治道。自建武中元二年丁巳。距今紹興二十有一年辛未。凡千九十有三年。蓋光武時蜀抵邛筰徼外。途實由此。今已蕪廢弗治。野人樵蘇見之。始傳墨本。漢隸未有若此奇古也。按後漢紀建武三十二年。改爲中元。無建武字。又按祭祀志改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此記與志合。紀失之矣。宋鄭公嘗輯紀年通譜。謂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帝紀傳寫脫誤。蓋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其精審。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輒妄以意刪去。故先定著建武中元元年。又謂流俗以帝紀爲正。久而未悟。乃幷列中元之號。疑以傳疑。鄭公之愼也。然續漢志實司馬彪所撰。鄭公謂俱出范氏。則非矣。及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雖存鄭公說。頗從帝紀。止稱中元。蓋袁宏後紀亦止稱中元。不冠建武。事無明證。固宜從衆也。若使此記早出。其眞僞立見。則鄭公必不幷列兩元。溫公必不承范袁之誤矣。溫鄭皆大儒。於出入證據之學尤詳。偶未見此。頗有遺恨。歐陽永叔留意集古錄。謂可正史傳缺謬。詎不信夫。惜此記又不使永叔見之也。又淳熙二年春。邛州蒲江縣上乘院僧治基增築大殿。闢地九仞。得古

甕焉。其封石刻作兩闕狀。中有文二十九字云。永熹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字珍儒。臨邛太守守文紹奕。字袁臣。好古博雅士也。聞之。亟命輦致郡齋。龕之壁。以余大父勤齋先生子堅平生留意篆隸碑刻。俾原而釋之。勤齋爲考訂而跋之云。此固漢隸無疑。其曰蜀郡臨邛。蓋兩漢因秦之舊而弗易也。其鄉里則沿革不常。不必深究。曰公乘云者。按百官表於爵之級爲第八。言其得乘公家之車。許氏子進說文表稱長安槐里公乘是也。其書爵於鄉里之下。則知古人所謂爵里刺先後如此。其稱校官掾。按韓延壽傳。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則知其人嘗爲學官之屬矣。官爵皆漢制也。惟永熹之號不見於史。世猶疑之。某以宋鄭公紀年通譜攷之。自漢武以來。以永名元者二十有七。以熹名元者三。顧未有以熹連永者。謹按冲帝卽位。所改之元。史傳相承以爲永嘉。與晉懷帝同號。按晉永嘉元年。是歲丁卯。李特據蜀。改元建初。已五年矣。特之子權自稱太武。亦已三年。西晉正朔之所不及。此蜀刻也。又不作嘉。則其非晉固不待辨。然漢之永嘉止一年。質帝之立。乃更本初之號。熹之與嘉。文字易貿亂。一年而改。見於他文者幾希。矧魯魚帝虎。不啻三傳。寧無訛謬。宋鄭公謂官書累經校讎。學者失於精審。烏乎非此刻出於今日。而文字初無少缺。孰知漢冲帝永嘉之爲永熹也。夫自古改元。不無所本。是年帝甫二歲。梁太后臨朝。按許子重說文。熹者。悅也。從喜從心。故劉寬碑書河東聞熹。皆爲聞喜。取悅喜以名元。而冠以長久之義。其太后之意歟。或一時省文。以熹從喜。如劉寬碑通借之類。而後乃喜訛爲嘉。特偏傍耳。其後和熹鄧太后。以謚法有功安人曰熹。故取以易名。恐亦必出此。宋鄭公於延熹之元。謂

字說熹爲火熾。疑漢從火德。義若延其熹盛以冠元。幾矣。若施之熹平光熹。則又跋疐。故其說又謂兼取有功安人之意。似亦未爲該洽。某謂熹之與熹。古蓋通用。如廣漢屬國侯夫人碑云。神宓設兮萬姓熹。與滋時期叶韻。其字從火。此其明證。安知熹平光熹與夫和熹之熹。不皆通爲熹耶。歐陽文忠公好集古書。以爲可正史傳缺謬。信矣。曩紹興辛未。巽嵓李公因青衣蜀郡掾治道記。始克正建武中元紀號之實。某今因臨卭校官之刻。乃克正漢永嘉名元之訛。是用巽嵓故事。且建武距辛未千九十有三年。永嘉距乙未千九十有一年。豈物之隱見。事之晦明。亦自有數焉。故不辟而書此二篇之文。皆見於巽嵓及勤齋本集。刊行於世矣。余故表而出之。以資學者辨證之助。

古粧鏡銘

鳳州遁迹山有郭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忽入一洞穴。穴中有石臺、鑑架一坐。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傅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而聞後有風雨聲。既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詳其文。乃是粧鏡。不知何代之物。而文義甚佳。惜其不見於文集。而獨見於郡志。故傳錄之。以補款識之一云。

夷齊泰伯封謚

國朝天禧元年。封汾州介之推廟爲潔惠侯。元符三年七月。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吳泰伯爲至德侯。東方朔爲智辨侯。並行制。見於國朝大詔令中。而諸史往往不盡登載也。

改室人爲安人

政和初定命婦八階。孺人次以室人。後改爲安人。亦見於大詔令。今職源等書亦不載也。

東箱字

周昌傳呂令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王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余謂此說得之。今世誤作東廂西廂。皆非是。

守令以愛民爲心

邑令乃字民之官。關係攸重。魯論一書。吾夫子獨丁寧於爲宰爲令之戒。而他職不與焉。寔以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乃斯民休戚之寄。故曰可以寄百里之命。然必在乎爲之牧守充聖門之意。及聖主之心。申飭而勞勉之。且寬恤通情以待之。其不我從而厲民者。必汰斥之。則民勞可小康矣。余嘗觀朱文公語錄所載一事云。楊至說王十朋詹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以示之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爲感動。余因歎王梅溪固自得聖門勉邑宰之遺意。而朱徽文公表而出之。以爲儒生作牧之式。民之幸也。其後眞西山希元帥牧潭州。會長沙十二縣宰。有詩云。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痒切吾身。此邦祗似唐時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春一巵酒。直須散作十分春。及帥福唐。又有會三山十二宰。古風一長篇。甚惻怛。近年王實齋去非守平江。作會兩倅六邑宰詩曰。守令張官本爲民。恫瘝無異切吾身。

但令六縣皆朱邑。何必黃堂有信臣。田里要須興孝弟。閭閻謹勿致嚬呻。與君共舉一盃酒。化作人家點點春。及移鎮宣城。又有飲諸縣宰詩。二賢同本於梅溪嫩意。固一世名德。足以聳動貪酷之吏而褫其魄。然余嘗觀唐呂溫知衡州。送毛令絕句曰。布帛精麤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祝。雖是蒲鞭也莫施。則知王梅溪又體此意而推廣之也。呂溫在八司馬之流。何足道哉。而愛民之心。乃能如此。則今之爲太守者。不恤縣令虐取厲民於諸邑。惟視其督課之多寡以爲殿最。烏乎。之人也。不寧爲孔聖及朱子之罪人也。而實梅溪、西山、實齋之罪人也。抑又可惜而爲三君子之罪人。乃呂司馬之罪人也。可不深嗟而甚疾之耶。余將指梓部六年。常跋視民如傷四字。每銓量本部知縣。卽與一本。蓋推廣明道先生之語也。無問其知行之篤。然刊諸石以上者。獨江安馮宰、大足先宰、蓬溪吳宰三人而已。吳宰又爲一跋於其下。詞旨甚佳。予怪其右列。細訪之。乃其館客令狐叔子之作也。然吳宰之政。民甚安之。至有頌其德政而相率詣本臺借留者。又歎儒冠之反不鶡冠若也。

辨灰酒

陸放翁筆記又有云。唐人愛飲甜酒灰酒。如杜子美詩。不放春醪如蜜甜。則引證切矣。如灰酒。又引陸龜蒙酒滴灰香似去年一句爲證。余又哂其不然。蓋龜蒙初冬絕句末聯云。小爐低幌還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言初冬圍爐飲。酒盞瀝滴在灰中。而香仍似去年光景。不是酒似灰香耳。以上句觀之。其義昭然。此老精於詩而不善觀詩如此。何哉。

市井字出春秋井田記

今人常談市井字。莫考其證據。此蓋出於後漢循吏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余因愛市井之名義起於此。且春秋井田記不見於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以資博聞。

瓦卜

今之瓦卜。蓋有取於周太卜之瓦兆。注云。瓦兆。帝堯之兆。其象似瓦原之釁鐏。是用名之。

學齋佔畢第四卷凡二十則

天大於地而包地

張橫渠書云。天下之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是陽極也。十者。姑爲五之耦耳。此橫渠說也。近世淺學。徒知天大於地之說。始於橫渠。余嘗考易注疏坤卦彖之正義云。至哉坤元。言至極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則知關洛先正之言。皆本於經。非臆說也。陋儒以爲始於關洛。不曾明經耳。

天地節而四時成

余曩作易菴記。其中云。易上經爲卦三十。下經爲卦三十有四者。乾配甲而起於子。故六十四卦。上經起於乾之甲子。歷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於離。凡三十卦而三甲盡矣。下經起於咸之甲午。歷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於節。亦三十卦而三甲又盡。且自乾至節六十卦。凡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矣。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是起於子而終於亥也。而中孚等四卦繼於節之後。是中孚復起甲子。而爲一陽來復之兆。故上元太初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爲起曆之數。本諸此也。此記已爲蜀郡板行繆葉有年矣。洎至公安竹林書院。有來問曰。公之易菴記中。天地節而四時成之說。可謂發明至矣。然節之後。中

孚四卦。於何施焉。諸生所疑也。余應之曰。余於七日來復說已詳之矣。余之此說。蓋爲序卦而言之也。孔子序卦。革何以居四十九。而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蓋革之象。言君子以治曆明時。欲以大衍之數作曆。而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也。唐一行作大衍曆。以爲古今不易之數。中黃之大寶是也。節卦又何以居六十。蓋節之彖言天地節而四時成。蓋一爻爲一日。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所以節之卦居六十也。故象曰。君子以制數。則於以數而推天度之說合矣。此蓋以序卦之爻數言之也。若夫以六十四卦而配一年之候。則其義又別。蓋曆之爲書。取易六十四卦。先以坎離震兌四卦。列子午卯酉爲冬夏春秋四時之正。每卦分內外。兩之以爲八節。是爲分至啓閉也。四卦凡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每爻直十五日以應七十二候。而成三百六旬之朞。除此四卦之外。餘六十卦。以復、臨、泰、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月爲自子至亥十有二月君辟之卦。又以辟卦各統公卿大夫諸侯四卦。凡五。而共爲六十卦。總成三百六十爻。爲一歲直日之爻。而每卦主六日七分。積餘乃成閏。以定四時成歲。所謂君辟之卦。氣皆自前月中氣而起。故揚子雲作太元經。以其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言卦起中孚。此曆家以配坎之初六爲十一月中氣而爲筭曆之首。蓋易以卦起。乾坤至節凡六十卦。爲三百六十爻。而天度盡。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而中孚繼於節卦之後。是陽氣復生於子。故以爲十一月之中氣。而七日來復。以復繼中孚。爲十有二月君辟之卦之首。以爲陰陽消長循環之候。皆自然之理也。大率乾坤至節六十卦。凡三百六十爻者。此以序卦而言也。而節之後。餘中孚四卦。則是已除起坎、離、震、兌四正卦以配春夏秋冬節氣。故以中孚等四卦雜揉於六

十卦中。而爲辟統公卿大夫諸侯之爻。而中孚與乾同起於甲子。實同而異。異而同也。易具萬變而包萬用。若執一以求之。可謂固矣。問者說曰。微公之詳辨。無以祛其惑也。上手稱謝而去。

大過本末弱旣濟六爻失位

余鄉奉祠歸里中。舟過敍州。易守乃江西人。同倅范以正率諸生請講。余爲復講瀘南先天圖說。衆皆稱聞所未聞。其中有一學易士友問曰。大過本末弱也。注雖云初爲本而上爲末。然不究其所以爲弱之義。願詳聞之。余曰。此不難曉。古文篆體。木字皆無勾脚。本末兩字。皆當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下。而根株回暖。故爲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之上。而枝葉向榮。故爲末。而大過巽下兌上。以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畫處於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本末弱也。故曰棟橈凶。是以木之字義而爲言也。問者曰。諸儒之解。未有如此說之詳也。又有一老儒問曰。伊川在成都講易。有一桶匠過之。指未濟卦曰。此卦六爻皆失位。未有明其失位之說。余答曰。大率每卦六爻。初三五爲陽位。二四六爲陰位。此卦坎下離上。初爻爲陽位。而六以陰居之。二爻爲陰位。而九以陽居之。餘四爻皆然。是六爻失位也。凡六十四卦。惟未濟爲然。亦猶二陰居初上。四陽居中。惟大過爲然也。老儒曰。此義亦未有如公此說之詳明也。願筆之以幸後學焉。然余亦未敢自是其說爲盡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

余鄉在瀘州講先天圖卦。及爲帥幹任文虎作讀易堂記。詳講天地之數止於九而已。是乃先天後天之

同然。蓋先天之數九數也。後天之數。上下經序卦圖反而視。皆成十有八卦。始終亦不出九數也。故先天位乾於一。以對坤八。居兌於二。以直艮七。處離於三。以配坎六。列震於四。以當巽五。上下相合。數皆爲九。此自環圖內卦觀之也。自環圖外卦觀之。則乾兌之間。泰之外卦爲坤。履之外卦爲乾。卽九數矣。大畜之外卦爲艮。夬之外卦爲兌。亦九數矣。由大畜而上。以至於乾。自兌而下。以至於臨。乾兌對峙之卦。爲八箇九數。以至兌離之間。離震之間。及乎巽坎艮坤之間。亦莫不皆然。蓋先天兩卦。上下相對而爲九。餘六十左右相對亦爲九。以八經卦各生重卦八。是三十六而因爲六十四也。而爲易之體。後天震兌兩卦相對爲九。餘六卦左右相對。上下經皆爲二九十八。反覆變互爲六十四卦。而約爲互體三十六。以爲易之用。先天因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周乎六十四。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各二九而總乎三十六。羲文之易。先天後天。皆以乾爲首。以九爲用。若知乾之一卦。可以該六十四卦。知九之爲數。可以盡六七八之數。蓋以天之終數九。而乾爲天。是九者數之極。故曰九者。究也。言究極也。是說已見之繆。蓋誤爲蜀眉雅郡刊行於時矣。會余以君命召。舟抵公安。力上祠請。因寓焉。蜀士之寓於竹林南士之仕於渚宮者。踵門求爲講切。或有問余曰。公之高文中乾元用九。乃見乎天。則可謂精無軼遺。先賢之未盡及也。敢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何以見其用及治乎。余亟應之曰。大哉問也。然遽數之不能終。悉數之更僕未可終也。今試爲子舉二帝三王之用九及治者而言之。大哉堯之爲君。其治也巍巍蕩蕩。無得而名。然帝典之首。不過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而百姓昭明。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至鯀之治水。亦俟

其九載績用而成。而後咨岳巽位。是堯用九而天下治也。舜之受終文祖。亦首命九官。俾之欽時亮功。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通爲九載也。而後釐下土設居方。又作九共九篇。注謂共者法也。是舜用九而天下治也。若夫三代。則愈詳矣。夏禹之治水也。雖曰天錫九疇而別九州。疏九江。播九河。迄至於九川滌源。九澤既陂。而六府三事允治。以敍九功而作九歌。不寧惟是。而又收九牧之貢金。以鑄九鼎。鼎有三足。九鼎共二十七足。以應三九二十七會之數。每鼎重八千一百斤。九鼎共七萬二千九百斤。以應七百二十九章之數。且應二朞之日。則是以九疇元會章之數寓於九鼎。以至田賦有上中下三等。三而三之爲九等。而九州攸同。四海會同。是禹之用九而天下治也。至商湯之盤銘。不過九字。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誥命所言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是必欲日新其德。以親九族。而懷萬邦也。故受天命而有九有之師。躋聖敬而式九圍之命。皆用九以治也。及成周定鼎郟鄏。訪箕子而敍九疇。以故三代之通制。如井田之制。取諸井字。開方八維。與其中而爲九。蓋九夫爲井。三三而九也。四井爲邑。三十六數。乾之策也。坤之數六。以四乘之爲二十四。坤之策也。以一井論之。則是一生三而三生九。以三井論之。則是二十有七。以九井論之。則是八十有一。應於九疇之數。故內而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而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理內外之治。皆九數也。以至成周升三辰於旗。而定九章之服。取八卦之名物。建大常於中。而定九旗之號。王制之定九畿。周官冢宰居六官之首。而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用。以九兩繫國民。六典之中。以九爲目。不可概舉。非用九致治

而何。匪獨以治天下也。如皐陶之陳。亦行有九德。孔聖之言。君子有九思。又三陳九卦之德於大傳。以爲切於人事之戒。三舉九經於中庸。以斷爲天下國家之要。聖賢之言。昭如日月。帝王之治。浩如乾坤。三代以下。因陋就寡。何足以知用九之事哉。其治少可知矣。或者歛手曰。富哉言乎。又昔賢之所未及也。吾乃言知學齋之所學矣。因退而筆之。以俟博洽者而是正焉。

禹直鼎封

孔子易大傳謂聖人制器。尙象以應。形而下者謂之器。故自包犧氏近身遠物。始作八卦。作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爲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取諸噬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至舟楫杵臼弧矢棟宇棺槨書契。於十三卦皆有取象。而五帝之後三代之先。獨遺夏禹。其散在諸卦象象之爻。或云湯武革命。或云文王箕子之明夷。或云高宗伐鬼方。或云帝乙歸妹。三代之令王。皆取之直卦。禹乃令王之顯顯者。而不取之直卦或爻。甚可疑焉。余鄉時在鶴山書院。會一老趙丈。今伯美中舍之族叔祖。明易有根據。鶴山亦敬之。余是時方從鶴山授易。一日嘗以此質疑於老趙丈。趙丈云。禹當以鼎直卦。余問其詳。趙丈云。余舉其要矣。子詳思而求其所以直卦之由。却見示可也。余紬繹累日。而方得其義。蓋以制器尙象。莫大乎鼎。故鼎卦之象曰。鼎象也。注云。法象也。余乃悟禹之明德大功。固非三王之可及。鼎之法象大器。又非諸卦之可比。因詳觀鼎之注疏云。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之後。鑄金而爲此器。一有烹飪之用。一有物象之法。則與左傳所云禹收九牧貢金鑄鼎以象九州。使人

知神姦而魑魅罔兩之莫逢。事固脗合。而鼎大象謂君子以正位凝命。且鼎卦之下。卽次以震卦。而孔子大傳謂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五帝皆相禪。至禹方傳之子焉。又合於序卦之義矣。且震卦之注疏云。長子則正體於上。可以奉承宗廟彝器。守而不失。又合於大傳主器之說矣。余以是復之老趙丈趙云。是余之所學也。子以思而得之。甚可喜也。余因以是復之鶴山先生。先生云。其義無以易此。然易經三聖人矣。不明言之。必有其說矣。且識之以資博洽云。

昧谷柳穀

尙書堯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正經注疏云。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史記注引孔安國云。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以爲羲仲宅暘谷之對。其義坦然明白矣。而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注。柳之言聚也。諸飾之所聚。且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注疏遂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其云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柳文見今尙書。云宅西曰昧谷。此周禮注及疏之說也。然余攷漢隸古定古文尙書。止云分𠂤昧中。𡨦屆曰昫谷。昫乃古昧字。初無柳谷之文。及旁攷史記堯本紀。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徐廣注曰。一作柳谷。亦日入處地名。太史公帝紀務變易二典正文。先儒固已評之。徐廣因而以柳谷地名注之。亦已淺陋。至周禮之注。又變爲柳穀。則併谷字而易其文。周官至劉歆時。方奏立博士。胡康侯父子已枚數其失。而唐人正義又鑿說以諸色而易諸飾。以證柳谷之義。其視漢儒義益遠矣。至若改谷爲穀。又無其義。雖漢注唐疏。皆不容巧爲之說。益知訓詁傳注之傳會如此也。

莧陸夬夬稱人莧字甚新

易夬之九五莧陸夬夬。古注云。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故曰夬夬。則以莧陸爲一草。至馬鄭云。莧陸商陸也。則以莧陸爲一物。宋衷云。莧、莧菜也。陸、商陸也。虞云。莧、蕢也。陸、商也。然後別而爲二。至注疏正義乃引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融、鄭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爲一。惟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以莧陸爲二。終不訂其或一或二異名之說。余因謂釋經莫若爾雅爲正且祖。因證之爾雅疏草部云。蕢。赤莧。釋曰。赤莧一名蕢。今莧菜之赤莖者也。又曰。蘧蔬。釋曰。藥草。蔏陸也。一名當陸。初無莧陸一名商陸之說。則莧自莧。陸自陸。莧爲菜。陸爲草。其爲二物明甚。宋謂之菜。虞謂之蕢。董謂之人莧。二家之說得之矣。然余又特愛人莧二字甚新。可謂詩料。而前人未之有舉。意度世有稱馬齒莧者。故以人字別之。遂旁求於本草。而方得之。蓋本草云。莧實一名馬莧。行義曰。苗又謂之人莧。紅色者謂之紅人莧。後又別載馬齒莧。然後詳人莧馬莧之別。因謂君子恥一物之不知。子又謂學詩可以多識草木之名。因謂讀經當併傳註而讀。傳註有疑。則旁引百家之可證據者而攷訂。方爲有益。余平生愛食紅莧。或以爲笑。至是方知赤莧之見於注疏。且閱圖經。明州有赤莧山。土傳赤莧仙人所種。遂作小絕云。易稱人莧美柔英。夬決窮陰日旅辰。不以色紅爲貴尚。何因赤莧有仙人。或者亦服其精瞻也。

閏月無中氣

唐人作詩雖巧麗。然直有不曉義理而淺陋可笑者。如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宮

葭琯灰剩飛。是以閏通爲十三箇月也。不知葭灰之飛。每月只是一次。而閏無中氣。雖置閏之年。亦只是十二箇月。二十四氣節候無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官曆自可見。灰琯豈有剩飛一月之理乎。姑舉其一。如是者甚多也。

九經所無之字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工輸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意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也。硯字雖見於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爲硯。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於經也。且唐人多只是以瓦爲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爲陶泓。及國初而硯以譜行。端歙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如夜行以燭。隅坐執燭。燭不至跋是也。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一。自昏至曉然燈。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鐙字。却只從金旁。是以四金鑄之也。九經中無麪字。周禮所謂麷。只是如今炒麥。至王莽始有啖麪及鰒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荼苦卽是也。見於爾雅。謂之檟茗。則是今之莊。但經中只有荼字耳。九經中無豉字。至宋玉九辯大苦鹹酸注。大苦豉也。又史記貨殖傳鹽豉千答。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豉。號豉樊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醯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體用字

先儒體用字。或以爲出於近世。非也。乾元亨利貞注疏云。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言天之體以健爲用。又天行健注疏云。天是體名。乾是用名。健是其訓。三者並見。最爲詳悉。余謂體用字當本諸此。

成王冠頌

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氐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爲篇目。又其間勸學一篇。全是荀子之辭。保傅一篇。全是賈誼疏。以子史雜之於經。固可議矣。其公符篇載成王冠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注雍太祝。定左與王爲祝辭於冠告焉。曰。達而勿多也。辭多則史。少則不達。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及時而施。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離明也。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古者冠以仲春。遵竝大道邪或。當爲芬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免猶弱也。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注凡一百字。然予考之於家語冠頌。則大戴所取前後文皆同。惟家語云。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壽長也。嗇於時。愛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衰職。盛服有禮文也。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大戴所載。辭已冗長。視此典雅。固不類矣。而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曾有此。可謂不經之甚。家語止稱王字。辭達而義明。當以家語爲正。其後張華博物亦載此頌。與大戴所記一同。但去陛下前後四字。華以陛下字出於秦。去之。誠是矣。而不悟先帝字亦非周語也。其間又差仲夏之吉日爲仲壹之言曰。稚免爲童稚數字。余曩刊先秦文章續集。已刊張華博物志所紀偶因參攷家語及大戴記。因並載而詳辨。庶定家語之辭爲正。而不誤後學云。

王霸記

周禮大司寇注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又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又王霸記曰。正之者。殺之也。又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又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又王霸記曰。悖人倫內外。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凡六舉於司寇之注。而不見此篇於他書。意其刑章之事。及閱西漢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無此記。又於刑法家亦無之。又考大戴記及家語。並無此篇名。不知漢儒何所本也。

詩史百家注淺陋

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兩字來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而近世所集注。雖曰百家。實則未詳。至於字稍淺近。遽云此蜀之俗語以槩之。何其淺陋歟。今試舉其至淺者數條言之。若云斟酌姮娥寡。蓋出於易注疏。臨卦九二正義曰。須斟酌事宜。有從與否。若云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設出於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及易注疏咸臨正義曰。須商量爭宜。皆本諸經史也。劉禹錫以六經注有餳字而無饊字。故不敢用。孰謂杜陵而輕使俗語耶。可笑可笑。

騷雅只止字同義

屈原小招。句句用只字。蓋當時語助。晦庵辨證已摘其中陟降堂只。與詩陟降庭止同字義矣。然余又以詩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而又云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則騷雅只止同一字義明矣。

西漢無兵志

班孟堅西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志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然余嘗推其元。則帝典命臯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爲一矣。故司馬文正公作潛虛云。唐虞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于一。詳略之間。意可見矣。此說極高明。近有鼎科一士自鄂渚來。說本州催糴甚急。自訊而笞。笞而杖。杖而徒。並用也。余歎曰。古者五刑以弼教。今也五刑。反以督糴而虐民耶。馮宰曰。此論偉矣。然古者五刑以弼教。而未始施之理財。今郡縣以上至朝端。刑專以理財。而往往教之不明。未嘗問也。余極歎其言。因哀叔末之世如此錯繆也。

容齋五筆論孟子記舜事多誤之言未審

洪文敏公景盧著容齋五筆。援引該洽。證據辯論。極爲精詳。殆近世筆記之冠冕也。然余見其三筆第五卷有云。孟子記舜事多誤。故司馬公等皆有疑非之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問。以爲然也。至桃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請。然亦可謂無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再三爲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感。余謂洪公此言過矣。當七國之時。處士橫議。邪說殄行滋熾。當時弟子如萬章之徒。皆以一時所聞爲問。孟子以正人心息邪說爲事。正恐後世有惑其說而疑以傳疑。故委曲開曉。以破其說。故云余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孟子題辭。亦止云其難疑答問之書。今洪之所疑。乃孟子因萬章而難疑。非記舜事也。因桃應而答問。非爲辭費也。洪公疑之過矣。且司馬溫公疑孟。五峯胡子已著釋疑凡

十四條而明之矣至桃應一條晦庵朱子又從而釋之曰龜山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且愚謂執之而已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則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余謂孟子深得臯陶之心朱子深得孟子之心談經固當師朱子之說而破洪公之疑也余深恐後學之惑也故引胡五峯朱考亭之言以訂之云

繪事後素

論語夫子答子夏云繪事後素此句雖逸詩然夫子以之喻禮余已詳紀於前矣後因讀諸經若周易賁以上九白賁無咎注謂處飾之終錦終反素故象曰得志中庸謂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周官考工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云白采後布皆繪事後素之義論語五經之管鍵遽不信歟

忠臣不私不和之辨

後漢任延傳帝謂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本傳只作私字而溫公通鑑乃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而於考異曰高峻小史私字作和義稍長今從之以繼祖繆見則不和字不長於不私字矣和者經傳聖賢所美之字不和聖賢所疾之字如乾卦利者義之和又曰保合大和又咸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謂既和且平穆穆厥聲至於帝典則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傳謂九官相遜和之至也豈嘗以和爲不忠耶莫極於夫子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語不和烏得爲忠耶至於不私則義却長矣語謂事君之道無私無私則至公公則不阿諛決無善事上

官矣。於延之對光武。義乃長矣。當從本傳。

煎糖始於漢不始於唐

老學庵筆記。其中一條云。聞人茂德。博學士也。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凡唐以前書傳及糖者。皆糟耳。是未之深考也。聞人固不足責。老學庵何至信其說而筆之。余按宋玉大招。已有柘漿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柘漿析朝酲。注謂取甘蔗汁以爲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餳。而二禮注飴字俱云煎米蘖也。一名餳。則是煎蔗爲糖。已見於漢時甚明。而說文及集韻並以糖爲蔗飴。曰飴曰餳。皆是堅凝可含之物。非糟之謂。其曰糟字。止訓酒粕。不以訓糖。何可謂煎蔗始於太宗時而前止是糟耶。余故引經注漢傳而證其誤云。

一字詩不始於東坡

坡公詩集中有和郭正輔一字詩云。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姜桂交荊菅。奇孤甘掛汲古綆。僥覬敢揭鈎今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國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謇喫。姑固狡獪加間關。又有郊居江干堅關扃一首。及四言一首。亦名喫語詩。注家及苕溪漁隱俱以爲公出意以文爲戲。余嘗觀唐人姚合少監詩集中。有洞庭蒲萄架詩云。萄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鈎高掛。玲瓏影落寮。陰煙壓幽屋。濛密夢冥苗。淸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則此體已具矣。坡公不過才高記博。造句傑特。有來處。因前人之體而爲戲耳。若直

指爲坡則寡見可笑矣。

此殘宋刻學齋佔畢一卷又舊抄一卷不過二卷亦是香嚴書屋舊藏也予有舊抄四卷是全本向曾借此殘宋刻以補予所缺而今香嚴本又歸予矣予之所以必欲歸此殘宋刻一卷者爲予又將作續百宋一廛賦所以備料也乙酉秋八月二日秋清逸士病榻記